

师 陀

結婚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结 婚

师 陀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陈天笑

封面设计 戴 卫
插图

结 婚

师 陀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7.125 插页4 字数157千
1982年4月第一版 1982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91,200册

书号: 10118·529

定价: 0.73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。

饱受生活煎熬的中学教员胡去恶，急于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，便借了高利贷，打算在投机生意中筹措一笔结婚费用。但他挤进冒险家的乐园之后，为不断膨胀的个人欲望所驱使，竟然抛弃了在乡下教书的未婚妻去追逐一位富家小姐。谁知这是人家预先安排的陷阱，以致最后落得人财两空！绝望之余，他拔刀杀死了竞争者而自己也倒在了巡捕的枪口下。

这部作品文笔犀利，刻画入微，生动地展示了旧中国社会的一角，揭露了当年上海滩的一群行尸走肉不顾国难，大发横财，尔虞我诈，骄奢淫逸的丑恶行径。

6026/17

上 卷



第一封信

我惟一的亲人佩芳，你们终于走了，留下我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！上海依旧人山人海，龌龊、杂乱、骚扰、谣言、暗杀、掠夺，红尘万丈，可是一阵风，你们走了，我心里也给刮光了。试想你的去恶有多可怜，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，他举目无亲，象条断缆的船，载浮载沉，被卷来卷去。他冷了，饿了，病了，死了，谁关心他？谁想到他？你也许要说：

“你还有学生和同事，他们是经常跟你一起的。”

你说的不错，我的亲人，他们的确跟我经常相处。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到乡下去并不乐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我怕你更为我担心。我们这是怎样相处的呀！先说同事，你自己明白，你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自从物价飞涨，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，逐渐天天收紧。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灰，一天比一天脏，衣服一天比一天破。当你在学校或校门外马路上碰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挟一大堆讲义，失魂丧魄，匆匆走来，忽然把你撞个踉跄，几乎把肋骨给你撞断。他们于是朝你瞪一眼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冷冷

地点个头，然后撒腿走去。你站住楞老半天，他们可头都不回，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你，好像你阻碍了他们的前程，抢了他们的饭碗，他们跟你有无限仇恨。

可是你不能怪他们，他们的心情的确很坏，事情的确太忙。为应付全家衣食，他们每礼拜至少得教三十个钟头，晚上还得上人家去教家馆。他们早上从家里出来赶不及吃早点，脸也来不及洗，便在马路上买个大饼，一面嚼，一面从这个学校赶到那个学校。中饭就吃点冷饭或面包。至于家里，谁去管他们家里呢？他们的好师母因营养不良病在床上，却没有钱买药；他们的孩子号哭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，却没有人理会；房子里到处是破布、蚕豆皮、坏玩具，卖不能卖，当无可当，看上去整个像活地狱。他们活着毫无希望，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希望，他们满心所想的是领下薪水买米。那么，你又怎能责备他们，让他们想到别人，关心别人？

我们现在再说学生。毫不惭愧的告诉你，我恨他们。今天我就逮住一个大骂我的学生。这是个我学生中顶娇贵，顶有钱，顶会打扮，顶不用功的女孩子，我平常就讨厌她。她背后送我个浑名，叫我“剃头师傅”。起因是我上课迟点，我走进教室，她高声嚷着：“剃头师傅来了！剃头师傅来了！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走上讲坛尽可能损她，只差一点没有把最难听的骂出来，直损的她哭到下课，也许下课还在那里哭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我承认我太过火，可是佩芳，请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的，我近来外表纵然寒酸，纵然比人家穷，而我究竟也是“人师”，我的人格难道就那样下贱吗？

你也许要奇怪，我怎么骤然变的这么厉害。我原是出名的和气人，喜欢孩子，喜欢学生，作事肯负责任，你父亲也夸奖

我是好教员，将来大有希望。这一切都不含糊。我脾气的确越来越坏。但你只要设身处地想想，就明白这变坏的原因。首先，我花费极大精力将材料预备起来，对学生讲王莽的改革与失败，或兰格斯王室与约克王室的阴谋，他们却在下面看张恨水的小说；再不然就丢纸团，约会晚上看狄安娜·窦萍。他们丝毫没有尊敬我的意思，丝毫不把我看成先生。其次，我连讲几个钟头，讲的口干舌燥，头昏眼花，终于下课铃响了。大家抢着跑出大门，他们哗笑、喧嚷、扮鬼脸，一阵风跳上汽车包车，把我远远地丢在后面，谁也不理会我；我是他们的先生，累的像牛，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回去。这使我想起他们是少爷小姐，世间贵人，我则是他们门口的要饭化子。我自惭形秽，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，袴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，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，尽量缩小自己，使人看不看见我的丑样；我的脚也忽然害羞，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。它应该钻进顶脏的小胡同去，找个地缝躲起来。假使过这种日子的是你，就是说你觉得马路也比你漂亮，比你尊贵的多，那时候你怎样想呢？

“那你以前怎么过的？”你可能问。“你以前难道好些？你不是一直就这么穷？”

你理应问，佩芳，你问的有理。实不瞒你，学生们受气大半是冤枉的。我的脾气变坏还有个重大原因。我本是个好教员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。但你怎么想得到！那全因为你们，全因为有你们在上海，你父亲、母亲连你弟弟都把我当作亲人，每礼拜中我有个礼拜六和礼拜天。我从礼拜一便逐日计算，单等礼拜六晚上——其实永没有到过晚上，顶多六点，我已经飞奔到你们家里，谁也拦不住我，而你们也早已在等着我了。你弟弟蹦蹦

跳跳，上来拽住我的袖子，我是他的大哥。你母亲——上天保佑她活一百岁——喜的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只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想起东又忘记西，直唠叨嚷嚷。请别生气，她心里岂不早就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了吗？假使我有一天不来，她会整晚不高兴，有时竟可笑的以为我病了，给车子撞伤了。你在家比较稳重，怕母亲笑话，你只轻轻点头。然而这种故意装出来的冷淡，在我远比千言万语更亲切。你父亲生来喜欢喝几杯，酒后总发牢骚，然而我们也难怪他。他过去为社会服过务，为人类尽过力，心无二用，勤恳的当了三十年教员，目的无非希望国家社会进步。而在垂暮之年，许多学生都已自认为国家柱石，起居注经常登在报上，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国之苦……想到这里，我们不但对他的愤懑衷心原谅，只觉得他的责备应该，他有权利，他的赤诚无私格外可亲。

我就这样在你们家里留到深夜。在你父亲的侃侃议论中，你母亲的只怕我冻着饿着的唠叨中，你弟弟的玩笑中，你眼睛关心的静抚下，我精神又醒过来，过去六天的疲劳通通消失了。然后第二天，我门上悄悄的剥剥两声，刚转回头，一个小脸已经喜莹莹探进来了。这是你，佩芳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镜子里观察过自己，你的因为还不十分成熟，稍微有点灰黄的脸蛋，淡淡的蛾眉，沉静的凤眼，调皮的翘起的鼻子，轮廓分明的嘴唇，丰满的下颌，综合来看，远不算漂亮——我是说它不能令人一见惊倒，但却有另一种美，要经过相当时间，相当细心才能发见的，温柔、善良、诚恳、含蓄，不可动摇的自尊。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，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，并将照亮我的一生。

这一天属于我们两人。我们于是上公园，或上郊外，躺在





香味刺鼻的软草上，轮流读狄更司，云就涌来涌去，在翠蓝的天上滑。其实我们又哪里会管狄更司扯些什么谰言！我们不过利用他占住时间，使大家不过分亲近。

我没有方法说明那时的幸福；然而现在，你想想我的现在吧！假使你知道我的实在情形十分之一，你也会瞭解我了。我每天连教几个钟头，丝毫得不到安慰。我的鞋是打过补钉的，我的衣服没有钱洗；我在饭馆里，一个徒弟都吃两个以至三个菜，我只能吃一个菜的客饭；我的房子像被掘开的古墓，满目凄凉，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尘。这种种都销磨我的志气，再加上孤独，更是越来越使我自卑，无论在饭馆在路上，我觉得我是个罪人，不敢正眼看人。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，就像我是灰色的，无声无臭，和谁也没有关系的物件。我恨人家穿的漂亮，讨厌成对的人在我前面走，怕看人家潇洒自在，没事时候我只该躲在屋子里瞎想。我近来的确消沉，对于功课毫无兴趣。一个问题老在我脑子里盘旋，像一只蜘蛛，结下无形的大网，把我整个的心都网起来。假使再继续下去，我相信我会发疯。

钱！佩芳。钱固然苦坏了我，同时可也苦坏了你们，你恨它还得爱它。在你们走后我曾反复想过，如果不打仗，我手里能多积攒点钱，按照预定计划，我们现在应该结过婚了。这就是我上封信里说，要做生意的原因。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，只因为太爱你，我才跟你商量。我没想到竟会遭你反对，你说我们大家都还年轻，等到战争结束不迟；你说做生意没有把握，太不清高；你又说真的幸福并非建立在金钱上面。……可是我的小空想家，请容我问一声：假使战争打一百年，难道我们也得等它一百年吗？

我承认我需要结婚，也许比人家能想到的还要迫切。先让

我们抛开我目前所受的痛苦，连别的重大理由也暂时不提，你只要知道我过去的生活——虽然我以前曾约略对你讲过，但你如果知道的更详细点，你会更明白我怎么这样需要家庭。

我母亲是世间最可怜的人。（现在且让我从头讲起，看完后我相信你会更瞭解我。）她娘家是个小县城的败落主子，正所谓高门不来，低门不就，直到三十岁，父母双亡，兄弟们分了家，不得已才嫁给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“填房”。这官僚就是我父亲。她过门时前房的儿子比她还大，就是说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，跟前好几个孙子了。

我父亲本来在京里作官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就是不必每天签到，自然也就没有实权的那种脚色。收入相当好，生活很优裕。但是他的后台，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现代说客，因碰上政局变化忽然倒了。他奔走将近两年，后来看出别谋门路的没有希望，只得带着家眷回老家来。这事恰巧发生在他的前妻去世时候。他有两个早已娶亲的儿子，一个守寡住娘家的女儿。因此你可以想像，这个填房——我母亲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，简直比做媳妇还糟。做媳妇还能讨公婆欢喜，她可是眼中钉。

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。当我敢自己朝外跑，哥哥、姐姐、侄子、邻居，连佣人都欺负我，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，再不然便是背后飞来一脚。

“现在让你神气，王八羔子，等老头子一死，把你们娘儿俩通通撵出去！”

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难听的骂人话，也想不出我当时真会神气。但看见我每次哭着回家，母亲便不再让我出门。

“又出去惹祸？滚回来！安静坐在板凳上。”

有时候我实在蹙不住，母亲就把眼一瞪。我们于是终日关

在屋子里，房门上经年挂着帘子，仿佛我们犯了罪，怕给别人看见。母亲的眼睛老是红的，脸老发青，我从来不曾见她笑过。我们连讲话也不敢大声。可是你别以为我们从此无事了，就为不敢大声说话，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门口。

“你只管咒、只管咒罢，狐狸精！这家人越咒越旺，你咒不死，要咒你先咒死老头子！”她指着大骂，所谓老头子就是我们父亲。

其实谁又提到过他们半个字？母亲吓的只敢躲到墙角里哭，也许怕父亲吵起来，将来的日子更难过，她无论受多少委屈，从来也不敢对父亲讲。

父亲是个自命不凡的大人物，从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来。据说他还有一种迷信，他认为他的在“事业”上失败，完全因为他前妻的去世，就是说他相信前妻有“相夫命”。因此他意气消沉，平常很少在家，每天吃过早饭，照例上精社静坐聊天。至于他是否爱我们母子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怕他，母亲也怕他。有一天我放早学回家，没看清跟他撞个满怀，他拉住我大揍一顿，还罚我在太阳底下跪到晌午。可是他对于姐姐和哥哥们倒十分纵容：大哥终日躺在屋里吸大烟，二哥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也不管；姐姐因为守寡，在家里更是个跋扈祖宗。实际上家里的一切权力也的确操在她的手里，没有事她不过问，每天买小菜的钱都得向她去讨。没有人不在背后恨她，可是谁也得当面恭维她。她的命并不好，比人家希望的还惨。当我们父亲死后，她跟一个听差逃出去，以后永远没有听到她的确实消息。有人说她被卖在下等窑子里。

我们的日子是难以想像的。由于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压迫，日积月累，我血管里流着刺骨的憎恨，我想杀人，我需要喝

血；远在当孩子时候，有无数回我发狠要将这家人杀光：连所谓“老头子”在内，然后放把火，带着我想像中的老牛——也许就是牛郎织女故事中的老牛，驮着我母亲到山里去。

这自然只是幻想。可是你别笑，现在我当然不会有这种傻念头了，除了美的希望，再也不会想别的了。但在当时，这种情感的确可怕，来得很真实，至今我还分明感到它。它只差一点没有压扁我，窒息我，毒蛇似的毁灭我，也许我血管里至今还留着它的毒素。我应该感谢两个人，我父亲适逢其会死了，接着，两年后是我母亲。我记的十分清楚，就在我中学毕业那年，天气很热，我来不及考试就赶回家去。我没赶上给她送终。等我赶回家，她的棺材已经停在一个下人住的小房子里，又黑又暗。

据说她是自尽死的。我弄到手一把小攘子——就是你曾看见过，现在经常放在我书桌上的一把。我并不哭，也不睡，直坐在母亲棺材旁边发两天两夜的呆。忽然我想通了。你也许猜我要杀人，我的确想过。但是我忽然醒悟过来，也许应该认为母亲的启示，我想无论生前死后，她无疑的有个不变的希望：就是她儿子的幸福。那么我又何必拿生命去跟两个败类拚呢？纵然我杀了两个前房哥哥，在他们方面，毫不足惜，我不杀他们，他们也会自行毁灭；而我却得终身坐牢，她的在天之灵会满意吗？假使我真要报答她，为她报仇，我首先应该立志，将来比别人有用，在社会上有地位，日子过得比别人好。同时我又想，她不单给我发奋向上的机会，实在也是自己吃尽了苦。原来我之能上中学，全靠她当卖首饰维持。数年间她已经当尽卖光，我们山穷水尽，再下去只有挨饿。她如果继续活下去，看见她世间的唯一骨肉终日愁眉苦脸，她的心决不会安静。这种思想减除我许多痛苦。把她安葬之后，一阵轻松，我感到和这

家人的关系完了，血腥的仇恨算解脱了。

我从家里没有得到分文，家产早已大部份被两个哥哥荡光，剩下的他们当然不会分给我，我也根本不会向他们要。我上大学是由一位先生帮忙，他给我二十块钱路费；以后的四年间我靠抄讲义，教家馆，给报馆翻译五毛钱千字的游记稿混过去。我在世上是孤独的，没有人肯跟我来往，我也不配跟人家来往。每当逢年过节，同学都回家，或者赴约会去寻乐了，我却躲在宿舍里嚼大饼……

我不能叙述的更详细，佩芳。假使你不嫌我太老气横秋，以上便是我的简略生平。请为这个不幸的人——你可怜的去恶想想吧，我相信你定能同情我，瞭解我，自从我认识了你们，我怎么会把你们清苦然而和谐的家当成我自己的家，在你们家里我感到无限温暖，如今我又怎么急急要结婚了；你更会明白，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可是除开你们，谁也跟我没关系了。毫不惭愧的说，我过去活的像要饭化子。你难道忍心看着我永远这样过下去，当人家都回到光亮美满的窠里了，我还在马路上荡来荡去，纵然死在路上，也没有人特别关注的看一眼吗？你难道真让我毁下去吗？

你可能骂我自私，只顾自己。我敢发誓我从来不曾忘过你们。一个痛苦念头老盘据在我心里，我想到你父亲，三十年的老教员，人家早该坐在家里纳福了，他还得拿老骨头苦苦跟穷困挣扎。他不是不爱我们，但为了气节，为了不肯听命于日本人及狐群狗党，他宁愿舍弃终身事业，硬着心肠让你从大学里退学，让你弟弟失学，自己回老家小镇上开杂货铺。这是对国家的讽刺，佩芳，同时也是泪，用泪也写不尽的悲痛！

你的信我都读熟了。你很有描写的才能，从你尽量刻画的